

学校编号: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20051302666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藏传佛教在内蒙古乌审旗地区的传播与变  
迁

——以嘎鲁图庙的历史为例

Diffu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Wu  
Shenqi Region, Inner Mongolia——a Case Study of History  
of Ga Lutu Temple

哈斯其木格

指导教师姓名: 林 琦 副教授

专 业 名 称: 中国少数民族史

论文提交时间: 2008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08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08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8 年 5 月

#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哈斯其木格

2008 年 6 月 16 日

#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哈斯其木格

日期：2008 年 6 月 16 日

导师签名：林琦

日期：2008 年 6 月 16 日

## 中文摘要

本文于人类学的角度，以嘎鲁图庙的历史轨迹为线索，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内蒙古乌审旗地区的发展和变迁过程。并通过藏传佛教的传播过程反射出该社区牧民们生活的历史。提出目前藏传佛教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已不单单是宗教本身的缺憾，同样也是关乎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延续的问题。

前言中论述了课题提出的缘由以及意义，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进行了文献专著方面的简要回顾，并说明了研究的方法。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藏传佛教在青藏地区产生和发展的曲折历史。此外，通过元朝、明朝、清朝等不同时期的宗教政策来说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

第二章，简要介绍了内蒙古以及乌审旗地区的行政划分方法，还有当地的历史以及地域民俗的特点。

第三章，论述了嘎鲁图庙创建和搬迁的历史轨迹，以及作为乌审召的附属庙，嘎鲁图庙与乌审召之间形式上从属但实质上各自独立的关系，以及嘎鲁图庙与当地牧民兴衰与共的紧密关系。

第四章，介绍嘎鲁图庙的损毁与重建的过程。特别是进入现代后庙内喇嘛们的生活，一年之中举行法会的情景。展现出嘎鲁图庙在本地区牧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在牧民的精神生活中不可代替的作用。

第五章，论述进入现代社会后，嘎鲁图庙面临住持转世灵童无法寻找、后继年轻喇嘛严重缺乏，从而导致一年中的例行法会无法顺利进行等一系列问题。加之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使嘎鲁图庙的后续维持出现了危机。

结语，反思了藏传佛教的积极作用，它的存在不但对乌审地区文化发展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对整个蒙古民族文化来说同样有很重要的功绩。结合现实提出关于寺庙发展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藏传佛教、乌审旗、嘎鲁图庙、传播、变迁

##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diffu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Wu Shenqi Region, which reflects the life of local herdsmen in the community, via the history track of Ga Lutu Temple, and raises a great deal of problems that Tibetan Buddhism has been facing, which are not only caused by the defects of religion itself, but also about the continuance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reface discusses the reason, meaning and the methods of study in this paper, and also gives a brief documental review about the researches in Tibetan Buddhism.

Chapter 1 mainly discusses the twisty history of Tibetan Buddhism when came out and developed in Qinghai and Tibet. Moreover, it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diffus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n region, based on the changing policies of religion crossi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y.

Chapter 2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ode of regionalism in Inner Mongolia and Wu Shenqi Region, as well as local history and ethn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hapter 3 discusses the history track of foundation and relocation of Ga Lutu Temple in detail, the vital an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herdsmen of Ga Lutu Temple; and describ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emple and Wu Shen Zhao, to which it affiliates formally, but separately in fact.

Chapter 4 mainly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demolishing and rebuilding of Ga Lutu Temple, especially on the life of Lama and their annual gathering, through which presents the irreplaceable position of the temple in both people's daily and spiritual life.

Chapter 5, as come the modern society, Ga Lutu Temple has been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which include being hard to find a reincarnated soul boy and lacking of young Lama, thus makes the annual gathering go unsmooth. In addition, the rapid changes of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make Ga Lutu Temple always be in a critical position.

In short, Tibetan Buddhism has a positive effect which being indispens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Wu Shenqi Region, and significant to the overall culture of Mongolia.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proposals for the advancing of temples.

**Key words:** Tibetan Buddhism, Wu Shenqi Region, Ga Lutu Temple, Diffusion, Transformation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藏传佛教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	5
第一节 藏传佛教的历史沿革 .....	5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	9
第二章 乌审旗地区概述 .....	17
第一节 地域环境与历史 .....	17
第二节 地域民俗 .....	20
第三章 嘎鲁图庙的沿革 .....	24
第一节 嘎鲁图庙的建立 .....	24
第二节 嘎鲁图庙的迁徙 .....	26
第三节 嘎鲁图庙与乌审召的关系 .....	31
第四节 嘎鲁图庙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	36
第四章 解放后的嘎鲁图庙 .....	42
第一节 嘎鲁图庙的损毁 .....	42
第二节 嘎鲁图庙的重建 .....	45
第三节 嘎鲁图庙的法会 .....	49
第四节 嘎鲁图庙的喇嘛及其生活 .....	58
第五章 嘎鲁图庙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	76
第一节 宗教政策的影响 .....	76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影响 .....	78
第三节 嘎鲁图庙面临的问题 .....	80
结 语 .....	83
参考文献 .....	89
后 记 .....	91

## Contents

<b>Preface.....</b>	<b>1</b>
<b>Chapter 1 the diffus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Inner Mongolia.....</b>	<b>5</b>
Section 1 the history of Tibetan Buddhism.....	5
Section 2 the diffus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Inner Mongolia .....	9
<b>Chapter 2 introduction of Wu Shenqi Region .....</b>	<b>17</b>
Section 1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	17
Section 2 folk-custom.....	20
<b>Chapter3 the evolution of Ga Lutu Temple.....</b>	<b>24</b>
Section 1 the history of Ga Lutu Temple .....	24
Section 2 the relocation of Ga Lutu Temple .....	26
Section 3 the relation between Ga Lutu and Wu Shenzhao .....	31
Section 4 the relation between Ga Lutu and local herdsmen.....	36
<b>Chapter 4 the situation of Ga Lutu Temple after liberation .....</b>	<b>42</b>
Section 1 the demolishing of Ga Lutu Temple.....	42
Section 2 the rebuilding of Ga Lutu Temple.....	45
Section 3 the annual gathering.....	49
Section 4 Lamas and their life.....	58
<b>Chapter 5 current position and problems of Ga Lutu Temple .....</b>	<b>76</b>
Section 1 effect of religion .....	76
Section 2 external effect of culture .....	78
Section 3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	80
<b>Chapter 6 Conclusion .....</b>	<b>83</b>
<b>Bibliography .....</b>	<b>89</b>
<b>Postscript.....</b>	<b>91</b>

## 前 言

### 课题的提出

蒙古族在接受藏传佛教以前是信奉萨满教，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之初，在征战过程中接触了多种多样的信仰和宗教，逐渐发现原来的萨满教不适于帝国的统治。后续的继任者中，忽必烈汗将藏传佛教定为国教并在蒙古上层贵族中传播开来，特别是西藏八思巴国师地位的确定，为藏传佛教确立了政治地位。但是，元朝时期牧民中并没有广泛传播藏传佛教，随着元朝的覆灭藏传佛教的传播也被中断。

十五世纪末叶，达延汗基本上统一了大部分蒙古部落，重新建立了汗权，其孙阿拉坦汗为了巩固和发展蒙古部落的统一，需要有一个新的宗教信仰来为其统治服务。原有的萨满教已远远不适宜当时的社会发展，而这时新兴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也在寻觅合适的政治支持者。于是 1576 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应请北上。1578 年，阿拉坦汗和索南嘉措终于在察卜齐勒庙会晤。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中断了二百多年的藏传佛教重新出现在蒙古地区。

1585 年第三世达赖喇嘛应邀来为阿拉坦汗诵经普度，迎接这位高僧进入蒙古地区的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的第一代沙卜隆。三世达赖不幸在蒙古圆寂后，1601 年确定阿拉坦汗的孙子为四世达赖，为藏传佛教再次进入蒙古地区开辟了通道。经满清大兴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后，蒙古族几乎全民信教，而藏传佛教在内蒙地区的登陆点，正是黄教兴起的源头鄂尔多斯地区。

鄂尔多斯地区与陕西、甘肃等地接壤，为藏传佛教的传入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乌审旗位于鄂尔多斯的西南部，与现今的陕西省接壤，据说是三世达赖喇嘛最早踏入的内蒙地区。藏传佛教来到内蒙地区后，其部分教义或仪式内容发生变化，逐渐融入一些具有本地区文化因素，例如敖包祭、苏力德祭、成吉思汗祭等。

在学术界，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在国内虽比较热门，但有关藏传佛教在内蒙地区的传播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内蒙古西部地区藏传佛教研究的历史文献相对较少，其传播和变迁是一个比较有研究价值的课题，虽然有政



治方面的影响因素，但是藏传佛教在该地区传播过程中还是有不少的波折和起伏。内蒙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发展比较迟缓，改革开放后这里经济发展迅速，原有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但是，目前有关藏传佛教在变革时期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还很少。鉴于此，笔者决定以嘎鲁图庙的历史为例，探询藏传佛教在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内蒙古西部重镇乌审旗地区的传播和变迁的轨迹。

### 课题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这次时隔二十七年回到我的出身地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苏木，看到那里出现一座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藏传佛教的庙宇。通过三个月的田野调查，发现这座庙的历史轨迹非常有特点。

据有限的史料记载，嘎鲁图庙的雏形建于明代，称为“祖庙”。那时从青藏地区，偶有藏传佛教的高僧来到陕西省榆林地区的长城脚下修行，给当地的牧民传授佛法。嘎鲁图庙在满清初期大兴藏传佛教时期，正式建立为藏传佛教的庙宇并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在政治、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这座庙随着牧民从现今陕西省榆林地区的长城脚下，一步步迁徙到乌审旗嘎鲁图苏木。庙的命运与当地牧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牧民搬迁到哪里都会带着庙一起走。正如《嘎鲁图庙的简史》所说，嘎鲁图庙自建立到现在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它的历史就是当地牧民生活的历史写照。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藏传寺庙怎样从以前的辉煌发展至今的历史过程。

本文通过追寻嘎鲁图庙的历史足迹，展示藏传佛教在乌审旗地区的传播和变迁过程，并提出进入现代后，藏传佛教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嘎鲁图庙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这座庙所存在的问题，也是鄂尔多斯乃至整个内蒙古地区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通过几百年的熏陶，藏传佛教已深深渗透到牧民的生活，成为蒙古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精髓。它的存在不仅对当地牧民的生活，同时对蒙古民族的文化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现今突飞猛进的时代变迁过程中如何使藏传佛教还继续留存下来，它的存在不仅对当地牧民的生活，对蒙古民族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 相关研究的现状

在搜集到的关于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方面的汉语版著作有：

晓光、逮武华、李萍、乌日图、海鸥等《甘珠儿庙》，[意]图齐和[西德]海西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苏鲁格的《蒙古族宗教史》，乔吉的《内蒙古寺庙》，德勒格和乌云高娃的《内蒙古喇嘛教近现代史》，德勒格的《内蒙古喇嘛教史》，金永田的《真寂之寺览胜》，梁冰的《鄂尔多斯历史管窥》等著作中均对藏传佛教如何在西藏和蒙古地区的发展传播进行分析探讨。特别是《鄂尔多斯历史管窥》一书不但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沿革进行探究，而且作者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收集了不少解放前藏传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的状况，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寺庙、宗教活动、喇嘛们的生活等。但对解放后藏传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变迁等情况则未涉及。

此外民文（蒙古文）的藏传佛教的著作有：蒙古族藏传佛教寺院大全系列，包括之一《哲里木寺院》呼日勒沙著，之二《昭乌达寺院》嘎拉增、呼格吉勒图、巴图巴雅尔等著，之三《乌兰察布寺院》满都麦和莫德尔图著，之四《锡林郭勒寺院》那·布和哈达著，之五《鄂尔多斯寺院》萨·那日松和特木日巴特尔著。地区和个别寺院的著作有：白春花《美岱召》，斯琴呼《施缘寺——彦吉嘎庙》，阿日宾巴雅尔和曹纳木《鄂土克寺庙》，葛尔丹旺楚克多尔济《梅日更召创建史》（梅日更研究丛书一），色力和扎布与勒·乌云毕力格《五当召》，斯·苏雅拉图《阿拉腾特布希庙》，巴·乌力吉和宝音特古斯《克什克腾的山岳寺庙》，松儒布《阿拉善北寺史》，孟和等《梅日更召》，贾拉森《缘起南寺》，金峰《呼和浩特召庙》，根登《羊群庙志》，青格勒扎布《五当召三百年》，朋·斯钦巴特尔《西乌珠穆沁寺庙概况》，字·蒙赫达赉《甘珠尔庙喇嘛教史》，阿·哈斯朝克图和额尔克固特·巴布《乌审召——历史悠久的乌审召暨乌审召修缮记》，勒·乌云毕力格和傲特恒贺《昆都仑召》，贺西格布仁《菩提济度寺》，拉·乌云毕力格《希拉穆仁庙》，罗布僧希日布扎拉森和格日勒图《陶赖图葛根庙》，白春花、巴图、格日勒等《包头市被毁寺庙》，陶克通嘎、诺勒玛扎布、宝德、阿拉坦嘎日迪等《瑞应寺》，任月海《多伦汇宗寺》，白春花、巴图、拉·乌云毕力格、格日勒等《百灵庙》。

上述著作对藏传佛教在内蒙地区的传播方面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而且

详细地记述了本地区有名庙宇的发展历程。在对单个庙宇的历史阐述中，相对注重本庙的发展史、介绍寺庙建筑以及各代活佛僧侣的生活和功勋。但是，庙与所在社区之间关系方面的论述涉及相对比较少。特别是由于社会变迁、宗教政策等影响下，进入现代藏传佛教已发生了一些改变，关于这些变化尤其对处于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地区的佛教发展方面的专著较少。

还有民文（蒙古文）版关于研究藏传佛教理论的著作有：乔吉《蒙古佛教史》（元朝时期 1271—1368），德勒格尔《元代蒙古喇嘛教》，苏鲁格与那木斯来《简明内蒙古佛教史》，元斯格《蒙古宗教概论》，额尔敦昌《内蒙古喇嘛教》，额尔德尼《蒙古查码》，李·吉尔格勒《蒙古政教史论》，阿拉坦嘎日迪、包德、满都胡、陶腾白拉、通拉嘎等《蒙古贞宗教》，乌·那仁巴图、贾拉森、波·拉希尼玛、乌云巴图等《蒙古佛教文化》。这些著作较详细地论述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过程及其对蒙古社会、文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

### 课题研究的方法、措施

本文采取文献查阅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文献是记载田野点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调查中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原始资料遗失，给搜集和查阅方面带来诸多不便。搜集到的文献也因此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脉络。田野工作对人类学者而言是重要的研究手段，正如文化人类学词典定义中所述：“人类学家深入所研究的民族中，对其文化进行调查研究。其突出特点在于研究人员长期居住生活于调查现场中，参与及观察当地居民的生活，研究其文化全貌，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观点，以期达到人类学研究具有的整体观”。<sup>①</sup>本人通过亲身实践，在田野点三个月的时间里，进一步体会了这耳熟能详的定义，深刻地感受到藏传佛教在牧民的信念和生活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对一座召庙的研究，有必要了解它的历史渊源。通过阅读前人对藏传佛教方面的文献资料，还有对当地文化和宗教、宗教教义等方面进行资料搜集，笔者对藏传佛教有了一些背景认识。通过对第一手资料与搜集的资料进行对比，揭示藏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是怎样产生变迁的，这样的变迁对社区有什么样的影响等。从而使论文在相关理论逻辑的指导下做到有理、有据、有史可依。

<sup>①</sup> 陈国强. 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130页

## 第一章 藏传佛教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民间俗称喇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之一，自称“佛教”或“内道”。一般认为藏传佛教有两层内涵：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它地区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

藏传佛教起源于佛教，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历史最为长久的宗教，于公元前六世纪由乔答摩·悉达多创立于古印度，很快发展成为当时印度半岛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起，佛教以印度为中心向四方开始传播，逐渐覆盖了中亚、南亚、东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代表东方文明的世界宗教。佛教最早传入西藏的时间大约是公元七世纪中叶，当时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建立了吐蕃王朝，并从尼泊尔和大唐引进了佛教。佛教在传入西藏以后，经过同西藏传统宗教——苯教的长期斗争，吸收和融合了苯教的一些教义、教规及宗教仪式，最终战胜了苯教，形成了具有西藏地方性特色的藏传佛教。

自藏传佛教形成至今，已传播到四川、青海、甘肃、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区的藏、蒙、裕固、纳西等少数民族当中，有着广泛的信徒和深厚的影响力。同时流传到蒙古、尼泊尔、俄罗斯、不丹等国家。藏传佛教在世界宗教领域当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从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进藏起到公元 838 年郎达玛抑佛为佛教前弘期，公元 950 年开始了佛教后弘期并发展到现今。

### 第一节 藏传佛教的历史沿革

#### 一 藏传佛教前弘期

苯教又称“苯波教”，是吐蕃的巫教，它是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流行于藏区的原始宗教。苯教最初是在现今阿里地区南部即古代称作象雄的地区发展起来，后沿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广泛地传播到整个藏族地区。它的祖师叫“兴饶美沃切”，意思是最高巫师。从内容上看，苯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所崇拜的

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等自然物，类似萨满教。苯教将宇宙分为神（赞）、人（宁）、魔（勒）三层境界。天神在苯教中占重要地位，传说吐蕃王朝的第一位王聂赤赞普就是顺着天梯降到人间的天神之子。聂赤赞普和他以后的六位赞普在完成人间的事业后，都顺着这天梯回到天上。第八位止贡赞普在与大臣罗昂比武时被杀，这个天梯就被割断了，从此以后的赞普就再也不能上天了。止贡赞普是第一位把尸体留在人世间的吐蕃王朝的赞普，从此吐蕃王朝的赞普有了陵墓。苯教分为三派，笃苯、洽苯、觉苯。苯教的活动主要通过巫师来进行，巫师在社会上很有威望和地位，从婚丧娶嫁、农耕放牧，到交兵会盟、赞普的安葬建陵、新赞普的继位主政，都由苯教巫师来决定。随着苯教巫师权力的膨胀，赞普的权力逐步被削弱，左右国政的巫师照例都是大贵族的子弟世袭担任，而巫师总是在关键问题上，假借神的意志支持贵族势力，打击王室。因此，吐蕃王室与苯教的矛盾日益尖锐。

公元七世纪初，佛教开始传入藏区。从松赞干布时期，他先后从尼泊尔和大唐迎娶了两位公主，并为她们建造了大小召寺，将各自带来的佛像供奉在寺内，从此佛教受到王室的扶植。松赞干布扶植佛教的原因，一则因为他统一了吐蕃国，打破了原有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建立了以地缘为联系的组织形式，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思想来统一管辖区内来自不同部落的人们；一则因为吐蕃王室与苯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王室的根本利益也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宗教，为其今后的统治服务；再则因为与大唐、尼泊尔等国联姻保证了吐蕃王朝边界的稳定，可以佛教为媒介进行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促进吐蕃王朝社会的发展。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是其博大精深的理念在其他地区同样得到认可，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毗邻的大唐和尼泊尔等国家对佛教给予很高的重视，在其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王为了与这些邻国建立稳定而深入的交流关系，选择了佛教这个最好的媒体。此外，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人便是王室成员，为了寻求大众的福祉甘愿舍弃富贵的生活而苦修行。而且佛教已有明确的教义、教主、经书等，有较为完善的佛教理论体系，这些是苯教所不具备的。因此，松赞干布可以用这些理念将吐蕃王室神化为释迦牟尼的化身，给人们灌输王室们来到这里是為了大众的利益而服务的思想，这样不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还将逐渐削弱苯教的影响力。

据说公元 755 年，赤松德赞即位后，提出让佛教和苯教的代表人物互相辩论

两种宗教的优劣。当辩论结束时，早已明显地倾向于佛教的赤松德赞宣布，他认为佛教是有道理的，他自己信奉佛教的理念，苯教没有系统和令人信服的理念。于是，他将信奉苯教的人集中起来，给他们指出三条出路：①改信佛教；②放弃宗教职业，做吐蕃王朝的纳税百姓；③如果不愿意改教，又不愿意当平民，就流放到边地。苯教从此受到很大的压制。佛教在西藏得到扶植后，在雪域高原上出现了一种新经济形式即寺院。有固定的僧侣、有固定的布施提供群体、还有固定场所供僧侣和信徒使用。因此，随着寺院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上吐蕃王朝的大力扶持，寺院不仅有地产，而且还从事商业活动。因此，佛教不仅在政治上有影响，在经济上同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佛教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从而引起公元九世纪朗达玛即位赞普后实行禁佛运动，兴盛的佛教转瞬间几乎被彻底摧毁。而他本人被佛教徒刺杀，从此吐蕃王朝崩溃，境内出现了各不统属的部落组织，一度被压制下去的苯教又开始复兴。但是苯教也感到自身的弱点，故向仿照佛教的方向演变。苯教最初没有教主，在改革中发现佛教有教主释迦牟尼，于是就创造了“兴绕美沃切”这个传说中的苯教教主；另外苯教还把佛教经典翻改成苯教经典。但是，苯教也采取了一些和佛教相反的作法。如佛教对圣地是以顺时针方向转为功德，而苯教则以逆时针方向转为功德，转动经筒时也是如此。

## 二 藏传佛教后弘期

经过四百余年的沉寂，进入十世纪后，随着西藏地区封建农奴制度的发展，佛教再次被推上历史的舞台，从而拉开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帷幕。虽然经过几百年的中断，但是后弘期的藏传佛教教义与前弘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过更多地吸收了一些苯教的内容，使其更易于在雪域地区发展。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先后形成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格鲁派等。各门派为了寻求发展不仅与西藏地区的贵族联系，而且重新发展了前弘期的寺院经济体系。于是在1040年建成了夏鲁寺、1057年建热丰寺、1073年建萨迦寺等，经过长期混乱后形成了新的统一体，即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密切结合的大型集团。那些世俗间强有力的家族将他们的利益与寺院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各派不仅在西藏地区同时也向西藏以外的地区寻求政治支持者，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萨加派的八思巴国师。当蒙古军威逼到吐蕃边境时，萨迦派首先与蒙古贵族进行谈判，得到认可后，八思巴为忽必烈举行了“喜金刚”的受度仪式，作为回赠赐予他对吐蕃政权的统治。从此，在元朝的政坛上有了西藏国师的身影。他们不但参与政权，而且还参与文化活动，例如创立了八思巴文。还有，进入元朝后西藏又一次得到统一，而且形成了鲜明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正式归到中国的版图中，成为中央直属的一个行政区。

随着元朝的没落，萨迦派逐渐失去了在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随后其他教派迅速崛起，例如噶举派。进入十四世纪后西藏地区的派别竞争日趋激烈，伴随着寺院经济不断的发展，僧侣们日益走向世俗化，宗教戒律松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僧侣的威严受到挑战。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宗教为西藏的社会注入活力。这时逐渐诞生了以宗喀巴为首的新教派格鲁派。在《佛教词典》<sup>①</sup>中关于宗喀巴的记载是：

宗喀巴于1357年（藏历火鸡年），父亲叫鲁绷格、母亲叫幸萨阿椎，作为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诞生在宗巴（或称葱口）的地方。在他三岁的时候，从噶举派黑帽系的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受近事戒，取名贡噶宁波；七岁时以顿珠薰奴旺曲为轨范师，正式受沙弥戒，取名为罗桑扎巴；十七岁时告别家乡到藏传佛教的中心地区——西藏去拜访各家名师以求深造；三十六岁时回到德钦寺，一直跟着却吉伯瓦学《金刚鬘》灌顶的经教指导法、舞姿、画线、音符的具体作法；三十七岁到噶瓦东寺闭关专修，据说听了文殊传授的‘修空所缘’等法门；三十九岁时在正月初一至十五期间举办了大型法会；四十八岁时在热振举办了大型法会；五十一岁时受明永乐皇帝三次邀请进宫，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前往；五十二岁时在拉萨参加祈愿法会；五十三岁时建立了甘丹寺，并收了七位高徒：嘉曹杰（1361—1432），名叫达玛仁钦；克主杰（1385—1438），名叫格雷倍桑；妙音法王（1379—1448），名叫札喜倍丹；大慈法王（1354—1435），名叫释迦智；根敦主巴（1391—1475；上慧贤；下慧贤。宗喀巴的主要著作有《五次第胜明灯论》、《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观论广释》等多部作品。

① 西·乔玛等. 佛教词典[M]（民文）.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第450页

宗喀巴及其弟子，严明戒律而且广施佛法，集众家之长不断完善格鲁派宗教教义。因此格鲁派在较短的时间内，在西藏地区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拥护。特别是格鲁派先后得到两次蒙古贵族的支持，第一次为 1587 年阿拉坦汗与索南加措的会晤，使藏传佛教重新在蒙古地区得到传播，并且得到赐封“达赖喇嘛”的尊号。第二次为 1641 年蒙古的固始汗进入西藏降伏了藏地土司，将领土交还给达赖喇嘛，并将“班禅活佛”的尊号赐给了扎什伦布主持洛桑却吉坚赞。这样一来，“达赖”和“班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实的保护。特别在满清统治时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历代皇帝的大力扶植，藏传佛教迅速在西藏、蒙古、青海、甘肃等地区得到普及。而喇嘛旗的建立，进一步提升了藏传佛教在政治、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自元朝统一全国后，经过元明清时期，西藏作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结束了各自为政的地方割据状态，在统一的中央政权领导下使西藏地区得到稳定的社会状态，并且促进了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 一 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地区

在十三世纪蒙古民族还没有建立起广大帝国之前，蒙古民族普遍信奉的是以“长生天”为主宰的“泛灵论”或“泛神论”的原始信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原生性宗教——萨满教。萨满教具有较冥杂的灵魂观念，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以崇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为主，兼以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内容。崇拜对象极为广泛，有各种神灵、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宗教组织和特定的创始人，没有寺庙，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这种宗教的特征既有很多不确定性，使得扩张中的蒙古领袖们对各种相互排斥的宗教一律看作是他们泛灵论观念中的一种，各种宗教的神也不过是泛灵观念中的诸多神灵之一。这种宗教观念使得蒙古帝国的建立避免了许多因为宗教差异带来的不良因素。然而随着蒙古民族的社会发展，蒙古民族内部原始公社解体，阶级社会出现，尤其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蒙古帝国逐渐壮大。蒙古民族从一个简单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